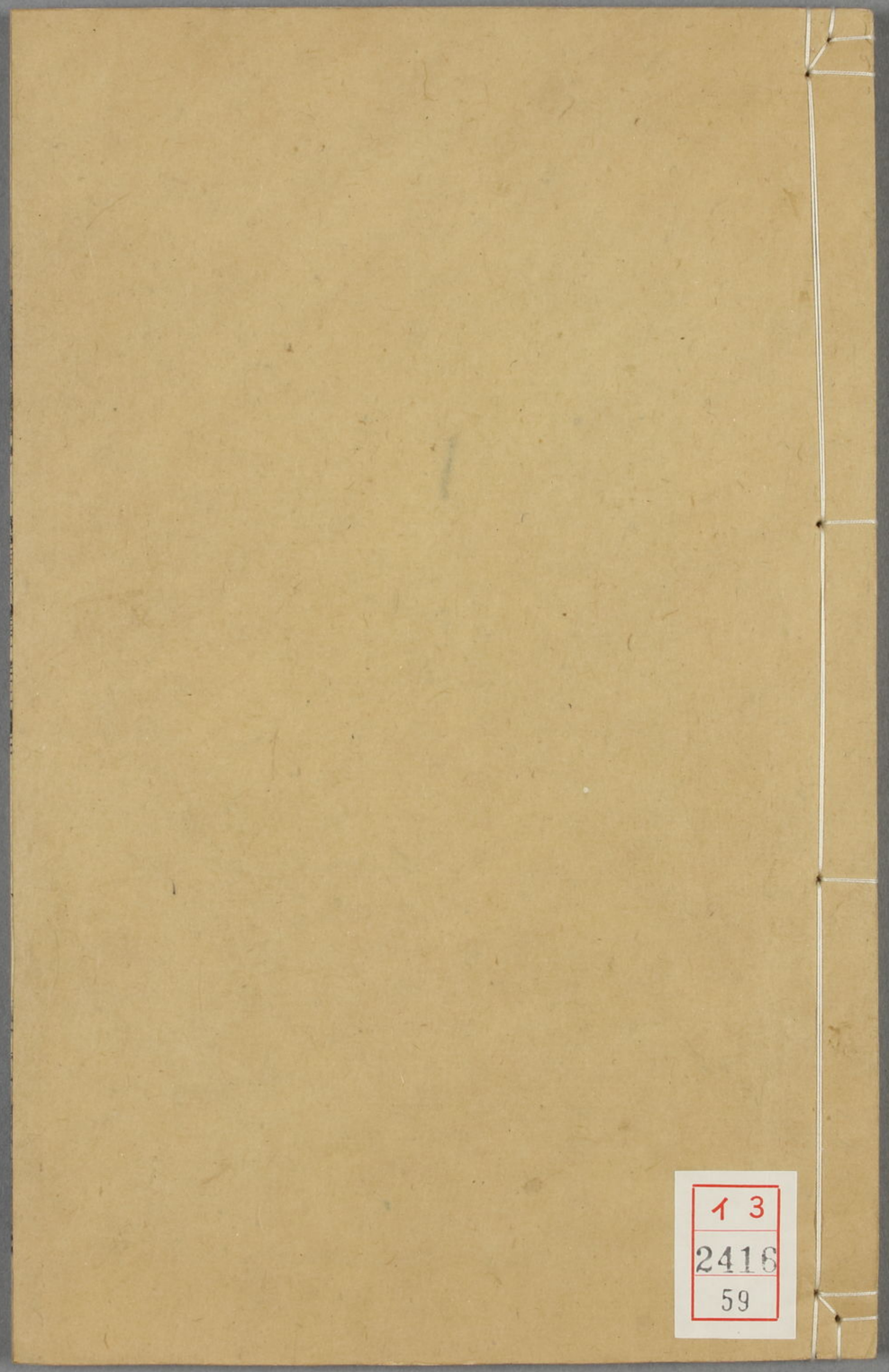




1 3
2416
59



13
2416
59

政術部二　攝官　濫官　省官　贖官　侵官　爭長　換官　代官

休假

攝官一

原拜眞　承之　眞受也　注承之謂兼二職也　攝官承之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貴直官　貼職　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爲直官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　文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定宮闕　俟乘輿　孔帖曰崔光遠元宗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府縣誰何宮闕斬數十人乃定　又曰李晟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　實有勞效　且

<2004-619>

求廉慎 冊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劒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獨得補署多是假攝 冊府元龜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品集曰洛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地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 不絕常務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高重開成七年以國子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本司常務年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贓敗可即以其名聞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四年詔銓選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嶺南物異志曰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閱其虧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糜費請韋相攝備 二人兼四嶽一身總七職 並詳二條第

攝官二

原 不二事禮 兼職 兼人之稱

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太傅無有焉兼之也周公既師疑作死字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毛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

增 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云或問自

形伯衛侯實兼領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太

宰兼行六卿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撮其要焉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散見於

不攝官事不攝管仲奢僭士會攝右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魚攝理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獄官

兼二事傳沈諸梁兼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攝政孔子為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不給衛侯將會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知東都選唐書知吏部尚書及仝列銜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仝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東都選知古憾之時崇

托知古歸意以聞

何攝為又云李巨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為即詔授御史大夫

庶幾無相攝之患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延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攝之患

攝官三

禮詩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乘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黃行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唐制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髮以控蠻蜒盡稱

厥職達於予聞驛詔徵還便嚴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劇銛刃益精國有羨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怊悵文詞霜府録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 審官 明王立政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 史楚

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捐養戰士

增怨誹 厭伏 孔帖曰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騰朝隱毅然無避又曰柳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待賢才 罷冗官 唐書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孔帖曰李泌同中書平章事請曰陛下欲省州縣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縣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上議曰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又曰李吉甫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有可減減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

貴簡約 汰粃

久於其事 申紹上慕容暐論守宰疏曰吏多則政繁
今之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
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
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原 省西曹 魏志毛玠爲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
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
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
事不如清心簫曹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之本也漢文
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
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
爲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云云

省 何事官外置官 孔帖沈儉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
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晉王彪之議也

澤 孔帖傳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
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
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
者自異汰去糅澤皆菁華乃出 空竭府藏 悉

收斂料 孔帖盧懷慎曰竊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
數倍多不釐務廣有除拜俸祿之費空竭府藏
又曰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
併省其員悉收斂料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罷郡

縣吏 併寺監職 請省官 詳省官 騰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
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
之職可以爲六部者宜併省 羣書考索曰劉安世

得至治之體 察盡弊之根 孔帖辛替否上疏曰
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
書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
弊之根其可不加之察乎 戶口凋寡桓溫論并官 公私驅擾申

紹疏省職 晉書曰桓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
二戶口凋寡不當

補闕拾遺四十員日上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六員二十員可罷又云李泌曰常侍實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左右贊善三十員　減其二十員可罷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判官員

省官之不急又陸贄省官之不急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又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曆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增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

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

增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洊臻户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整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爲常煩費滋甚令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增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爲理户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廢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徙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

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内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皐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沉職　備位　充位　養名　張湯爲御史大夫每奏事上輒嘿然深思所言無職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逋事詳怠惰　干誅　速謗　叛官離次

厥職　失其守義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官若罔聞知官失其守　敢煩寵　不書朔日食不能治官敢煩寵乎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之失也　葬士禮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不敬　率職有怠　非孝也禮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涖事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者也　州縣徒勞　周禮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尸祿　素餐　慢官　怠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位　苟忘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俎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

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晝諾　晉范汪傳論云汝南太守宗資主晝諾南陽宗資主晝諾　署名　范曄黨錮傳論云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諾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　錦繡萬花谷曰五代李愚為相廢帝謂為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公恕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　有司不力　厥官如曠　蘇軾送李孔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叫黜慢官懲不格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　又曰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人則厥官如曠蕭至忠論鷟爵　則職事廢妨職務　呂才東皐子集序曰除六合丞鷟於酒德頗妨職務　孔帖曰切見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要親戚宰有才藝通相屬托虛踐官榮　嗣宗壞屏障

斯立破崖岸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韓愈記口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爲丞既嘆不得施用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桷去牙角一騾故迹破崖岸而爲之

贓官二

原 不恭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原 失政不立失官不食

贓

增 贓官之刺興

韓愈論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不仕之心則贓官之刺興

贓

原 曰飲酒曹參爲相不事事日飲酣酒注不事丞相之事

增 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贓

百事茲昏由官邪也王事無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增 三光不明

漢書云蕭

原 不治事

漢陳遵爲掾不治事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謫滿百者斥

日清譚事亦理

贓

爲桓冲騎兵參軍冲問知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宮曹虛設

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膳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

不可贓缺

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不可贓缺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備於時而用爾

與二弟連夜痛飲

韓愈順宗實錄云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人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御史出都

孔帖云舊史韋思謙授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搖動獄震耀州縣是謂贓職爾

簿書梦如絲

晉史沸如麋梦又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云下車之初親簿書簿書如絲視晉史沸如麋召詰其官皆眡然如聾登進其民皆蘧然而疲

曠官三

【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今超距多梟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判】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廄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儆於羣里旋聞失守遞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玉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

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源出位　越官君子思不出其位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越司　代斲諸越司侵二事　君子行無越思守不假器　無越思　不老子　不能卹緯　焉用代庖傳　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一失其位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是太苛　何相侵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上覽而問左右曰誰加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侵官　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改銜部　便是越局　不敢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交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疵求瘢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又曰揚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怳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寢君因兼罪典冠韓非子曰者左右對曰典冠君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孔帖曰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也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也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改銜部

掌之便是越局
奏暮對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
官冒也杖之白帖曰侵官冒也下詳越司注

爲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白帖

侵官二

增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遥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强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斲之嗤難免　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爲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取義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爲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位在守慴不畏法是瘝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使介胄之夫云思拜并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緊所掌而有失故

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爲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周班　任薳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滕薛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薳　十年一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一日以吾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尚年　敬長傳曰叔眮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　序

薳燕毛　比肩　蓋居我上　恥與同列　闔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荊謝罪　費詩字公達漢中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亡命在上云云羽悟乃拜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滕侯曰薛爲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子晉有　以敬事長則順立而無序則亂見孝經序亂十位也禮記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先　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卑我　奚獨後子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終灌之恥　將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薳　將不汝容　刀　辟硯　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攜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辟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　能肅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

又曰尉遲敬德好計直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有

何尊卑　每陳攻伐事

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使有何尊卑經濟類紀父子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徑出不辭

王勃陵藉

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編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

韓愈勁直

山堂肆考曰唐李紳為御史中丞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德非心競　禮失肩隨

白居易判

安得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遂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嘆比伏

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恥之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爭長二

原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蠚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增蔡序陳下嘗先備今序陳

春秋胡傳云蔡下者先隸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滕左傳云薛先故長於滕

以力勝人

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為伍

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同僚不能降意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能降意茂譜之出爲饒州刺史爭競細碎藝愈頓宗實録云令狐峘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

視少年益自悲齒愈集舍人既至京師滛無在者視同列皆翹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爭長三

增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禁黜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覈乎

溫官一

原爛羊頭續狗尾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輩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

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簒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增 互市 賭郡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賄公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南史曰宋文帝與羊元保奕賭郡羊勝補宣城太守 起舞 善走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又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又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 白 戴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足唐書曰中宗時白版侯者焉

版侯 墨勅官 朝野僉載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用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韋嗣立論濫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員 引權勢 竭資俸 冊府元龜曰中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員至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寧可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凡數千人綰青紫耗府庫 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用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韋嗣立論濫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員 關管府倉儲竭於資俸 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文宗欲以樂工射遲璋為王府率實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 續文獻通考曰元順帝至正六年有以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桑兒直班頓首曰用幸人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也 爵及盧犬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齊後主時諸官奴婢濫數爵及盧犬乃有儀同郡君凌霄郡君之號故有索虎儀同逍遥貴者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鍾嶸言永平時弊騎都塞市郎將常侍路無數 倚馬員外 索虎儀 填街 又曰梁朝員外常侍上比肩諸議參軍市中無數 同 合璧事類曰宋泰始初年爵秩無叙佃夫僕從皆受不次之位捉車者郎將倚馬者員外下詳爵及盧

犬注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元龜曰鄭縡昭宗時爲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爲詩多侮故縡農商而趨之　冊府刺故時號鄭五歇後體及推平章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也

臺閣盈朱紫　胥史濫章紱　孔帖曰蕭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又曰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　連乃遥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父一巳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勅皆廢馬駘賜　王長通

車載補闕　廢馬駘封誥　孔帖曰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山堂肆考曰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建中元年乃遥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父一巳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勅皆廢馬駘賜　王長通

白門達自輿皁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　孔帖馬周曰臣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吳樂工輿皁緬類縱使伎能有取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文獻通考曰唐中宗神龍元年大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置

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引權勢注下詳廢馬駘封詔注

濫官二

增 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之子三百赤芾　原 武功爵　漢食貨志大司農陳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其有罪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注武功第五級曰官首第八級曰樂卿

累紫抱朴子云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 鴻都門　後漢靈帝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任昉表云齊季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申不足之嘆　增 西園成市　私人以

官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獻瓜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祿者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者又何勸焉分職建官不可濫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取士多且濫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疏陳孫供奉幕府燕閒録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一笑君王便供奉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樞密易窄衫與羣閹伍宋歙宗政和中以內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王爵日與宰相同班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於是濫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説贈荆公爲舒王贈何執中爲榮陽郡王又贈鄭居中爲滎陽郡王王黼亦追贈燕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善寫眞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律裏履善寫眞官至太子太師敎坊司爲平章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遥授敎坊司官沙的爲平章事

濫官三

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輿狗尾生謡將恐巍巍盛唐取

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 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鼂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師古注所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 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爲郎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又曰食貨志桑弘羊爲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內侯　增 文獻通考曰靈帝時段閻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 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當作蒲萄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當作涼州刺史　增 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元龜曰鄭愔詔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爲務人多怨讟時京師大旱爲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

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又準勅
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
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
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
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
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

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
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温授
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
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
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爲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
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從之　又曰明英
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按此為納粟入監之始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户部尚書高燿奏薊鎮乏糧乞開宄邊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 銅臭　雁美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人以為何釣曰議者嫌其銅臭耳問子釣曰我為三公人以為何釣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守者亦大職還書刺謁規規卧不起門人請起謁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入粟　輸錢　漢食貨志見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潀帝從之潀散也後漢書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增其秩　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貶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黄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漢書黄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非其好也　魏張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過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　政術部

增 教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

一官關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五代史曰閩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上造

樂公　上詳第一條　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鄉者

有定價必並爭　魏書曰元脩義爲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劄　卜詳教令注

上郡旱　陝西饑　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至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爲中書令賣官鬻爵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

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出五日果拜將軍　其價賤

七百貫　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　又曰杜黃裳元和初爲相有經畫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起

復節度　求爲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逢吉爲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襲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　又曰晉種遇高祖天福中爲三司副使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爲解縣鹽權使

避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

渥廉恥相冒　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始入粟之制

以好爵釣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渙充江淮選補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使以收遺逸渙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濫作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以好爵釣焉　又曰王涯爲相好蓄圖籍數　爲下吏鬻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勅　冊府元龜曰李元恭先以貲產爲中宗時爲長寧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祿動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贓污聞時人爲之語曰長寧安樂遍狂顛既敕翻此亦翻天賣弄大家猶未足使元恭取錢孔帖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祿動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

賣官爵

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璽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輸米命副使郎中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緱氏令遷成皐令以河南修漕渡有勞賜爵關內侯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布大農令式又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費上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上曰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願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人皆奮迹願為陛下守邊於是上以式終不可以利動乃罷之式歸復田牧數歲羊致千餘頭而田宅財物亦復數十百萬矣

後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貧窮困苦式乃悉以財半與弟分之式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貧者皆歸之式又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費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式有冤欲言乎式曰臣與人無分願天子誅匈奴以為賢人皆奮迹願為陛下守邊於是上以式終不可以利動乃罷之式歸復田牧數歲羊致千餘頭而田宅財物亦復數十百萬矣

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貪鬻公卿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孔帖曰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闌閾然又曰韓琬上言往

賣官爵三

賣　疏唐請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賣　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

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 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其權心以河南太守卒昆季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深文巧宦四至九卿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以周旋 持祿 汲黯謂公孫弘曰陛下用臣約即上前皆背之 背約 專祿

固寵 增 茶白 草朱山堂肆考曰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侍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 咒靴 製冠 朝野僉載曰唐張說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詔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咒之 山堂肆考曰韓休有愛妾陳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睪

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待郎 桑嬋 險巧 冊府元龜曰庾準常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中書舍人以柔嬋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文學 時論所薄 孔帖曰楊元卿性險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累更方任 累擢 驟拜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謂監軍李元卿曰楊子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十萬澄初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爭與交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謂監軍李元卿曰楊子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日滯於外闕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取彌銳時宮人賀婁又中丞又曰唐休璟神龍中為宣州司士景龍中附昭容以老病進取其養女因以自達

所薦又曰元禎初入翰林中人爭與禎交裴度三上疏言甚激計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非儒流無學術

上詳柔媚注冊府元龜曰盧基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為涼兆尹基無學術然善事權貴

事元載結李訓

孔帖曰郭英乂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冊府元龜曰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京兆尹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孔帖曰皇甫鎛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陰襲鄆國公坐事賜後為宋州節度使

有中人助由他逕致

冊府元龜曰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御除倉部員外郎又曰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尋由他逕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傾貲進奉

冊府元龜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又曰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贊卒綬傾軍府資用進奉自綬始

豈全吾軀常達鈞聽

冊府元龜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又曰宋程松諂事韓侂胄一妄獻之名曰欲使賤名附宇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乎為諫議大夫乃市一妄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附宇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官除同知樞密院事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

文述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史坐事除名場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曰康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

一年擢平章二幕為宰相

薛季昶上詳累擢注合璧事類曰武后時中書舍人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自

給事中二昏爲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餼 薛平進萬餘匹絹

冊府元龜曰黎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具數百人之餼傾府吏以辦之 又曰薛平敬宗寶曆初充河中節度使平理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巧宦二

漢 勸王諸呂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爲建陵侯

郭尚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尚

附張易之兄弟 冊府元龜云唐薛曜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唐書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慽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卿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不私而薄知古罷爲工部出書 嗜利者多得其歡心 奕博僞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僞爲不勝厚進所負

求鎮守 倖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其母見其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桑聲婉顏 孔帖云孫樵逐疤鬼文有司馬安者攘仁盜義納古膠脣桑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斷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式少節攸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冊府元龜云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元龜云梁盧損進士擢第左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暫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 附

原恭賞換縣薛宣爲馮翊民賦不辦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令儉誕對換誕爲豫州儉爲揚州誕東關不利乃孔帖云張九齡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父嫌名換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兩換其職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爲潮州刺史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署制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取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當有可謫之言乃罷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

無替字人之術又云元稹吉敞語京兆尹季同以畋有幹蠱之稱流聞於西遂其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

謁宰相請移散官又云元和中令許季同爲萬年令許季同等辦劇尤苦尹不爲縱恣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願以柳易播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中常徵召至京師又皆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中山劉夢得禹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擇宮舊無此二字今照日門聆災餘等例補入

葛洪求勾漏葛洪字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還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故耳帝從之改衛部

阮籍求步兵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聊欲絃歌晉書云陶潛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聊欲絃歌聊欲絃歌以爲

都虞候已亂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爲節度使薦爲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至曰人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戒而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翠上植市門外秀實刻卒取之斷首置翠上植市門外

不擇官增

委吏乘田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原子路不擇祿仕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

釋褐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都督爲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當宜復留小職知軍中細碎範曰今托將軍者欲濟世務爾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非但將軍策矣範出釋褐著袴褶執鞭詣闕下委以衆事威禁大行

毛義

捧檄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見顏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

為親故地

李充屈作小縣晉諸葛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代官一

原嗣掌 終更 周禮嗣掌其月注云代任一月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亟還

策名

隨牒 增清淨 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爲相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之清淨而民以寧

法較若畫一

記纂淵海曰歐陽公知御下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有禮無狀

羅遂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遂不敢當帝以河東近湖謂曰卿於進退寧下有禮然守北門無越卿者勉爲朕行又曰柳冕秦閩中五區於閩又置五區於泉州不經時死耗畧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烏飛

合璧事類曰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盡于人

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紀纂

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鴉羣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牽船擁

馬上詳雞鳴注紀纂淵海曰姚崇牧荊州受代吏民擁馬截鐙留鞭必爲政何以

代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晉書曰張軌病風以泰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威振西河何德以代之爲裙衫

留鞭鐙梁書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無衣沈約爲裙衫迎之下詳擁馬注

因其迹必當改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晉書曰謝方明善治郡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有所改迹可尋蕭規曹隨召父杜母

者則以次漸移變無迹可尋蕭規曹隨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糠粃在前合璧事類曰晉趙王倫篡位奴卒厮役一加以

爵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曰

縉紳與胥鑿茲並行縉在前顧曰沙之汰石在後

鑿茲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宜有以誨實爲未易記纂淵海曰徵班超還任尚代爲郡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齊書曰王延之

後有杜母方清冀朔事類合璧辭曰縱反間以代將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大興

未服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曰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燕惠王使騎劫代攻討大河以南盡爲燕朝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遣意甚快快

檢察會稽合璧事類曰御史大夫會稽東部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命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望之因令問延壽在郡時餘廩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望之卒無事實又曰王遵齊名而義之與王遵

按校望之在馮翊時竟望之卒無事實其輕之遂先爲會稽政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按校馮翊

錦標得雋金鼎調元曾李迪皆狀元揮麈錄曰王

元及罷相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鳥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　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相講之前輩當以此爲務　王禹偁詩曰古人垂交代子孫不相忘　南史曰傅歧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後功掩前羞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羞

刺史不

輒去　節度少換代　孔帖曰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不稱職若臧員本道刺史亦不得輒去帝嘉其謀云又曰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故行軍司馬皆簡自上意　張延賞侮韋皐後爲代　李端初詬堅老若

有素　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皐爲壻不拘小節公侮之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爲延賞代公曰吾不識人揮麈錄曰詹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姦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

為淮南漕端初廟省其面目因曰部中若有素者風采堂宇非曩日比也堅老答言風采堂非某所見不知比往時嘴尖否端初憬忤而悟　**無變蕭何法**　孔帖曰表滋召爲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表公政人皆羅拜

代官二

考績　尚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及瓜而代**　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及瓜而代　**告令尹**　楚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告急於公子公子之客入王宮盜符矯代晉鄙晉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擊救鄙而代將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舉三人上自臨問曰即有邸吉爲丞相病篤

不諱誰能代卿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之及相繼居位並皆稱職上謂邴吉知人　合符而去後漢傳變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變孝廉交代合符而去鄉郡榮之　更盡漢臧宮宗爲西域都護騎都尉三歲一更也　親友兩代魏陳矯爲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曰吏與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及爲郡及尚書令皆代婚　父子相代詳父子濟美　周瑜舉魯肅吳周瑜舉魯肅有智畧足以代瑜　合璧事類曰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志意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增陸遜代呂蒙新不如故又云梁江革爲廬陵王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還朝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隽馭代南州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還新人不惰故人不道智新人不如故史云申徽爲襄州刺史及代還人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三十五政府君非淮善政清亦徹底　老人記政又云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及代

賦詩清水亭　北史

巡察使二年

一代經濟類編曰中宗遣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

繼踐台庭事文類聚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鄭子駿家傳　以病求代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詔

李勉堪大事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曰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始爲監察御史舉

舉弟自代其弟繇自代及爲右補闕繇代爲御史

災星去福星來

議者不謂之私　三揖一辭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記　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口號來句云爲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誰做對曰本州舊例用此一首

代官三

增 詩 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泰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 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增 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案 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 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

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

上詳前敘　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不限厮役賤長以聞威因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張少悉父養母孝順家貧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歩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邮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離兵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參等詩筆酒誥軍門吏論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問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曾起　居注

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子敬車來去王問何以匆匆車答早急出過詣王子敬王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不敢去盡急而還家來定省敬弘對曰見之至輒不果

宋書曰

王敬弘子愔之為祕書郎淡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假日將盡愔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顏禁兼

顏延之傳曰延之性禁兼待中安慰河北以前後部檄晉記曰郭璞為王敦參軍敦乃併來急還璞曰卦卦成爻悶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拜墓　葬妻

晉陸

南史曰陸慧曉江淹欣然自得軍如敦作亂受假還都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溫為荊州刺史鎮姑孰登北固望京邑嘆曰遷中國日喪乃併來急還璞參軍仕暮出書求歸鄉里華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顏含馮懷以為華容台司受托付大臣之義本在忘愚許省墳墓豈容限以年月從之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謝嘉興伯禁觀中國日喪乃併來急還璞參軍仕暮出書求歸鄉里華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顏含馮懷以為華容台司受托付大臣之義本在忘愚許省墳墓豈容限以年月從之

齎喪

顏舒字陽元為尚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表

乞假葬妻　賜地及錢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竊見令云二千石告過長安渴不分別賜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得歸賜告賜告詔恩也今告則不得失輕重之意風不聽竟坐野王賜告不得歸遂爲常案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貴達宇梁道爲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數月乃還達考竟免之　多病數告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與飲失期　汲黯史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謁歸故失期也　出省　望廬　梁劉孝綽　望廬梁劉孝綽詩時時未陳　歸沐　詩步出金華省還堂承明廬　弭蓋　梁衣　唐李嶠送人休沐詩弭西園蓋言事東皐粟　金元好問暫歸秋林詩可惜緇塵染素衣　觸景　流塵　又元好問出京詩驅車出國門白日觸隆景又曰塵泥久相涴夢寐見清顏　焚魚　墜馬　劉孝綽詩但願長閑暇酌醴薦焚魚　元虞集有墜馬予告詩　釋簿領　復羈縶　劉孝綽詩時時未釋簿領

丈非詩觀愛今日　閒明朝復羈縶　遂其私　從所欲　唐韋應物詩公門懸甲令漸濯　遂其私　李嶠詩尹我　曾隨牒　免綴班　元好問詩昨曾隨牒壞丘園願心從所欲　來六月咀歸省明高　啟詩得告今朝免綴班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每與實錄云令狐峘貞元初　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後述睿述睿乃長告不與爭　孔帖云王珪每見閣中視日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休假三

自公退食　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

汴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　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云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外貧者實病皆以沐假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賞之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陽渾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渴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

宜安疾病假給解故之
改日隨其所欲適其任
取日多少也　尚書不上皆扣

急傳咸相諭草云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
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扣急

扣音烏劣
也又音枯　張扶不肯休

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
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
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大慙　劉類不與假

魏志劉類為弘農守使
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
也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

元嘉起居注云王韶之彈著
作佐郎王燮法坐十月十四
日正白請急一朝　禁旅請急文

朗請急二日半緝之
尋禁旅之官惟請急出
三十五里外　馳召家

孔帖云宇文卜及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
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
又云魏元忠謁告上家詔宰相諸司長官祖
道卜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休沐往往

謁告

太常博士王彪之謁告還東
海郡上家　假風俗通曰潛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歸自嫌不甚
癰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
我代居府後人所言發事見時相幣　毛據請假

范甯啟
斷啟

甯久弟大怒曰潛北而乃欲相為也　隨所欲之

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復請
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適　任取日多少

范甯啟
斷啟

內外正官皆陳假紛煩瀆無已臣謂

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
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
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

文帝

幸鄧通通亦愿謹不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門

賜　滌中裙廁牏　史記

五日洗沐滌復與侍
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有罪輒予長休告　事文類聚云漢

丙吉為相掾史

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
字聖卿便辟善媚每賜
中視醫藥烹煮帝乃詔賢
妻得通籍入殿中　李登得

原　董賢不出

董賢
賢

賜沐浴不肯出歸常留
名吾竊陋焉

學生謁急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學徒取告承簿職耳后納其言還京師醫療冊府元龜云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遂茲日韋應物詩云一來還故墟去人遠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休沐如令孔帖云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年位即移病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俱高須加優異冊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以仲舅未停官又云郭鋭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準式停官又云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大和四年留守崔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安重誨與羣官有異又云

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喪卒請準式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常官自初開日共給七日休假四

休謁休請從告

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印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瀟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菱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鷁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梁沈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詣終一丘偕擁幸自

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憑軒寥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緑篠白
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
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爲
誰留　晉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涼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
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
粲庭艷緑蒲繁渚煙閒君東林卧郡閣曠周旋酬對龍
象侶灌注清泠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　隋江
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横近
澗巴石聳前洲岸緑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
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唐王維休
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
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悲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
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
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
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
少勞逸常不均況爲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
開筵始今辰初歙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

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醽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
在茵清奏凝未闋醧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
巡無輕一日醉用鵠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
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
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峯毫端蔥露滋仙草琴上薰風
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婉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
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
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

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
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
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裏雪正似蒼蔔林中花出門自
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競戰疲馬扣門剥
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
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
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
入飽愛今日閑明朝復羈縶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虚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
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堂草與子俱忘憂　金

元好問自鄧州暮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
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隴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顛隮歎
日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
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泠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
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
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鷗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逈塏
孤立嶺高雲半過蒐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
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
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
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
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
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
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
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
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譬
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

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爲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紲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

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爲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爲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懽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贊應順元年爲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

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慢免爲庶人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投檄而歸

辭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爲南陽郡吏數郡待振旅之臣之字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官補郡吏所爲憂末而忘本

稱父命 視子疾

晉卞壼守尚書令時名樂漠爲郡中正庾怡爲不就壼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就之

解官營視 詔許之

陸納字祖言爲吏子辭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辭三公

范蠡辭三公爲人灌園

泛五湖

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泛五湖

罷就第

安車駟馬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周騎常侍處云辭大史未行徵拜散不辭小遂之楚

辭卿

冶厘辭卿 韋賢罷相傳周遍治儒侯以爲卿周治既服將命周還先入及門遇疾而卒冶厘辭卿注見前死故也

韋賢爲丞相老病賜金百

斤罷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元成佯狂讓封以避後漢世祖彊起張湛爲司徒湛至朝堂失溲因自謝病而止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後漢黃香爲尚書令遷東郡守上疏曰典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督責小職復爲尚書令

以速官謗

黃香爲尚書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

血氣未動 醫藥勉就

漢平當爲丞相病篤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

辭合善爲 匪念恪居

官不屑就 止不殆

晉目疾身仆冊府元龜曰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又曰路晴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恨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兩爲害 賊漸除

冊府元龜曰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又曰路晴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恨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

政術部 辭官

以雨爲害咎在三司上表乞解又曰苗晉卿爲左相後以賊臣除屢乞骸骨　李建遲

御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臣除屢乞骸骨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顏荛速　冊府元龜以草詔思宗知制誥嘗與同舍顏荛錢珝俱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翼日謁不足以

終中條居昆明　冊府元龜曰司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中條山又曰李客師爲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三上書

曰孔戣字君嚴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集曰公尚壯奚去之果吾爲方丞不

二宜去　韓愈集曰吾年至一宜去吾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

成雅志　知勇退　冊府元龜曰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骸骨太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亦欲以公爲今非直成公雅志亦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孔稚圭文曰昔

聞投簪遂海畔今見解蘭縛塵纓　合璧事類曰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期四十左右作尚書即投簪高蹈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肯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辭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士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輩豈以爲已利哉同歐陽文忠公在蔡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冊府元龜曰李靖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

詔致珍饌　辭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又曰孔述睿隱於萬陽好學不倦是累授起居舍人遷諫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唯再至朝廷述睿由大曆中轉運劉晏聞表薦述睿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解所職養病私門資治通鑑唐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

詔致珍饌　辭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又曰孔述睿隱於萬陽好學不倦是累授起居舍人遷諫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年爲邠州刺史韓遊瓌良辭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權奪鳳翔遊瓌殺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於張獻甫曰臣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又曰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曰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王方慶爲鸞臺侍郎平章事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曰尉遲敬德爲左一馬還致仕未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人交通又曰鄭居中爲詩纔五字曰雲山游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臣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復能有裨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文正感悟

持國歎咏　閻奇類材曰處士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元之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方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憂辭續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歎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仕　刪府元龜曰蘇丁紹自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終州刺史除同州刺史

鳥宗名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又曰宋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宮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爲政蒼黃不言實慄覆載之恩冀竭涓塵之効今積齡成憊安可仍尸重祿　祁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爲中軍尉下詳第一條　聞唯鶡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詩文

晉平太守郭奕守澤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不與宰輔議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政術部　上詳第一條　實由大

臣薦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又曰王澳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澳之名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是官是

難逃天下之責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後詩文冊府元龜

曰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爲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沂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大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而後

獻圖 子厚生辰上詩續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徧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國歎咏注 下詳持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續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徧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國歎咏注 下詳持

葛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續問奇類林曰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尚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不能者止 陳力就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

不能者止 舉主不可齊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

以所舉三爲尚書不可齊列亢就亢散拜待中 同諱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

他郡朝廷議以宇同音異舒又陳 同名江統爲中郎

辭于是改會爲鄶不得已而行之 同名江統爲中郎

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但以職位之衆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令仿吏不得補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劾奪志 增尚書

叔父未得仕進 魏志劉矯有高節以叔父未得仕進絕州郡之命 增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潮石爲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總括百揆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拔

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熒惑犯執法右僕射蕭瑀辭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貞廉廟霜毫生額雪刺頭求歸耕養築塘巖穴滿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表臣叨祿簪裳備

告年

王禹玉詩曰陪幄方圖政安車遂告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爲道士還鄉上許之賜名千秋仍賜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冊府元龜曰晉伊玉羽爲光祿少卿滿歲退歸泰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乞爲僧

又曰宋彥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乞致仕爲僧

司諫歸華山

湘山野錄曰宋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後錢希白楊大年二公爲開怀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悶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悶楊失却張君房

錢若水歎

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渭汭舌及呂蒙正罷又曰望

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爲

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六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辭官四

增詩

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顑頷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煢

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
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
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
仕以觀其庶無媿恧　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
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牖濃睡正忺時春來暖透黃綢被
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閑局亦當辭
爲予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戶部
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
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
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爲有區區戀闕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
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
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
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
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
痼疾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
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
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
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周庾信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庶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

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溷茲恒典　唐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駑足追羣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爲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

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爲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爲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況疲敝已至年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爲人害將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家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更中外已忝纍章逮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探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旣平范蠡終能行志愚臣夙心私有所慕況蒲柳先邁駑蹇易疲仰覬天慈俯

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輳牙小校樗朽凡姿陛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冤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于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嬿寧抑懸貆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狀　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躐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

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燃牕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
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
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儻冒承于殊渥恐交嘖于煩言伏
望聖慈俯矜愚悃 眞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
錐之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
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令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
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
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閫崎心已驚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錐踵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滉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

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
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
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
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爲學
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
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
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瘳入

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强之以職每名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

去官一

增 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簒位名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逯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狥公積勞爲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道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爲拾遺不起未

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冤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眞秋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別兒怯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所親爲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

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挂冠　命駕　後漢逄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爲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鱠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牧乘　禹字少翁爲河南令以賊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客游梁　不折腰　牧乘爲吏旋去官客游梁令曰今日不能爲五斗粟折腰王義之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負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　緩　上還舉板　晉書魏舒爲司徒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荆州先賢傳曰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板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録曰周規爲湘令二月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草穢敕縣除之規以妨農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迺以疾歸　晉陶侃字士行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迺以疾歸　汝南先賢傳曰黄憲舉孝廉迺以疾歸

有嫌棄歸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無義不仕　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而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主簿病不之官司隸催促倫上疏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徵詣廷尉詔原之　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典兵擅去　王占嘗坐事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經字彦緯爲江夏守曹爽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爽聞不復加罪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七十
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懸輿　歸杖

合璧事類曰自知祝
駕無李斯之歎音便保懸車復辜賢之故
事又曰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

罪人饑

烏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住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
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
去　合璧事類曰曹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中
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李復圭嘗作書譏之老鳳池邊
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　聲曹魯公遂乃致仕

蟲觸網　雪壓竹

金樓子曰
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
死焉乃歎曰仕官者蜘蛛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挂冠
而退時人謂蜘蛛隱者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挂冠
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邑雲夢見雪壓庭竹詩云吾
道非邪真可恥此君是折腰人遂棄官歸

恥為屬　疾其姦

孔帖云郝
滕王府屬棄官去　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謗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賣車

又曰蕭存張謗主財賦辟

騎　採薪衆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
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客秦州負薪採栗自給

非其所好　豈為難得

冊府元龜
又曰杜甫為華州司功不嬰外事
曰竇威沉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壻徵
為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下詳第一條

督將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
輔有督將材愚伐功者多撓吏理元衡為沈浮讌咏之游又曰王正雅為
衡苦之乃移疾去為汝州刺史元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
汝州刺史元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

殊苦　堪遂謝　潛遁而去　病免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蹈徵至太子右諭德其
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發期潛遁而
去朝廷故友追送廱及未滿秩屢為人所制
又曰後唐李保殷為大理卿以
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
歸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為江都令
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

謝病以歸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冊府元龜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調閭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爲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斷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爲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十許年乃還鄉里合壁事類曰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挂冠自在　投紱歸來

白居易詩曰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

紱歸來無所羈

蘇軾詩曰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里　牛車還鄉

合璧事類曰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晟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又曰太尉李東洛歸故里

角巾歸

里

疏廣謂受

張鑄與

晁事文類聚曰

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與姪晁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爲禁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卿

不似白雲

相期赤松遄返送蕭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淡自勞脫却朝衣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歸去和潛公起然臺詩曰我公歸富貴高臥笑和潛

貴高臥笑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鱠

披鶴氅

許詔第三條梁震以兄事之梁震曰先王待我高從誨委任經濟類編曰後唐荊南節度使如布衣交以副王屬我今副王不隆其禮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于土洲披鶴氅自號鶴氅山居士

棄官爲道士　以家付兒曹

開府元龜曰李淳風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

棄官爲道

士

合璧事類曰白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曹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難做

類曰白居易以刑部出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續問奇類林曰蘇軾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

受俸錢

孔帖曰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

美酒邪棄官去　又曰呂才東皐子王績集序天下亂
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
門前輕
舟夜遁

去官三

原 高尚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禄文子　趙温歎雌伏東觀漢記趙温
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高岱謂藏暉文士傳曰高岱
以爲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有操郡將盛憲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
疾歸家　司徒失人閎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旬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投劾云　郡守非人後漢檀敷蒙城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　官止六百石漢郎漢兄子景容爲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見執主事儀范滂字孟博爲光禄主事執公儀見光禄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投版棄官郭林宗聞而讓蕃　范滂詣獄解印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閤伏牀而泣

滂聞之曰此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引出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被害刺史賈琮刻石記之　陳蕃刺史不合景辟陳蕃爲別駕以諫不合投傳去　龐奥鄉人敬之襄陽記龐德公子奥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祥柯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增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　非其好也後棄官歸于鄉里　彦範不用其言又曰孫處元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恒彦範等用事處元遺彦範書論時事得失彦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隱武寧山孔帖云柳渾累遷衢州司馬後棄官隱武寧山　永爲陸司勳又曰歐陽矩移陸司不用則乞骸歸去鱸鱠蓴羹放歌勳書論或不行言或長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　遺名勇退元稹制曰遺名

自遂勇退推高　年滿七十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十亦白丞相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去歸其鄉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孔帖云盧簡求以於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太子太師致仕還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咏竟日忘歸

去官四

晉詩唐王維崔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蕭蔑叢余亦從此去歸耕爲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擢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
留關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
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疾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
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爲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旋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遥聽
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
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禄未饒疏傅有黄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
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曽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纏
絲繭裏蠶畫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黑如漆朝廷方
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狗虚

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妾臭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眞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權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佚觀公眉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爲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轡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黄庭堅

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黄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沉黄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

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閒心飛碧岫白雲端人看疏傅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厭方羨冥鴻片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首著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慙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君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眞有道

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蕡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憒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　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

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
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
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
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洛目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
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
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
拘攣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
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離局一

【原】遐棄厥司　叛官離次　失位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遐棄厥司　失職　臣之失職　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　揚舉

【增】持虎符出界　事文類聚　曰漢馮野王字君卿爲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病不許友人王旻喪還親越界迎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爲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

【原】越界迎　渡遼將軍欲退身數上

能中此子遂不問也

討吉黃伏法 吉茂同產兄黃爲長陵令時禁長吏闕擅去黃聞司徒趙喜奢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增棄印謁趙咨 問奇類林曰趙咨過滎陽曹暠迎之咨不爲留暠以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

原出界送晉郭奕爲野王令羊祜過之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石崇免官 石崇爲荊州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

增還京師 旬日却還阮籍爲東平相到部法令清簡旬日却乘驢還

醫療 孔帖云唐張重華爲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不樂職輒去 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著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二

增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宮泰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靦顏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崔羅 賦鵬鳥漢書汲黯傳曰先是時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則可設崔羅賈誼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爲鵩鳥賦保行吟澤畔 黜師保 奪官邑書思過之地放黜師保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爲懷沙賦沈汨羅而死賈

誼謫爲長沙王傅既以謫去渡湘水爲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子自沉汨羅伯

仁醉酒　屈平獨醒晉周顗字伯仁爲吏部尚書醉酒爲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上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後

直豐憐豐之耆老不忍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景爲執金吾驕縱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強奪財貨簒取罪人妻妾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歸第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糾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不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而辭焉賓者諫曰高糾治家三年而爵位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立之人不舉曰維將又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免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陳遵置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　前漢陳遵傳遵爲河南太守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効奏之遵爲荆州牧當之官俱過先主徵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舉頭視屋憤咤亮表立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云云廢立爲民徙汶山郡

紲爵降階　禦魅投荒　逐臣遷客　投諸四裔　謫居三年失恩禁闥　俟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　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

憂讒　好諧　册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爲齊王

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又曰韋綬元和中爲諫議大夫元皇太子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今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命罷其職

受金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爲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又曰馬懷素爲監察御使夏官侍郎李迥秀特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乃知我苟利人

左傳曰狼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冒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冊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爲同州刺史時州人咀饑有京畿觀察使諸廉在境內復下剝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乎李林甫謂諫官曰君輩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立仗馬乎一鳴黜斥陳師道詩曰纔如得風鷄已復觸藩羝

立仗馬觸藩羝

不見立仗馬乎一鳴黜斥陳師道詩曰纔如得風鷄已復觸藩羝

太宗怒仁傑劾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中太宗將幸雒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揀是及此暑熱又多忤太宗大怒立德坐免又曰韋機爲司農卿兼領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陂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作在於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仁傑奏劾之遂坐免官

鬬雞檄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貞觀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乾封初沛王賢與英王雞又高宗聞之曰迴車檄英王名也勃此文恐成交鬬之漸斥名易元和中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隆并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夫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墜井死居易遠州名教之士譏焉或以其事刺史

先集衆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爲庶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爲庶人

宣歙池觀察使政術部

非無辭矣

冊府元龜曰貞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

何相迫也

冊府元龜曰貞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

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又曰開元十二年詔曰張嘉貞備位宰相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貶居藩守俾肅朝位嘉貞悒恨謂諸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

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平章事柳渾停知政事時張延賞怙權疾渾守正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柳又曰十年宰渾頭可斷吾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相陸贄罷爲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謗毀百端竟罷贄相

書空作字　會親賦詩

合璧事類　冊府元龜曰殷浩被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林甫構成其罪遂罷遠命初罷相樂聖且銜林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對答失次　詞語不遜　冊府元龜曰德宗大曆十四年以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祖

才有過每月按帝每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政事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黃巢乞天平節鉞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爲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

猿鳥爲伍狗

合璧事類　冊府元龜曰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韓皆已拂拭獨子厚與猿鳥爲伍

屏除子孫

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言坐除名又曰鄭畋以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

才有過每月按帝每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政事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黃巢乞天平節鉞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爲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

猿鳥爲伍狗

合璧事類　冊府元龜曰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韓皆已拂拭獨子厚與猿鳥爲伍

屏除子孫

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言坐除名又曰鄭畋以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

黜免

罪人　黜伏　黜惡　禮簡不肖　黜不端咸黜　黜不端　黜乃

亂子楚太　三已　三違事君三違不出境　文三　已之無愠色　三違則利祿也雖曰不

政術部

要君吾不信也

左遷　左降

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退修初服離騷曰進不入以離尤兮

坎壈　楚辭

吾初服坎壈子寒士失職而志不平

居常鞅鞅　漢書

韓信爲淮陰侯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

斥　漢書

武故事曰西王母降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還至故將軍尚不得

止　漢書

霸陵尉醉呵止廣曰

原 夜行何故也

上司空印綬　前漢何武傳

遣吏歸印綬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讒武事親不篤武上司空印綬

家居　漢書

太守孫會宗子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梁子夏以貲巨萬爲富人客有稱譽

原 上印綬還第　東觀漢記曰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收丞相印綬　漢書

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殿血而死

上印綬就第　漢書

與浅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上印綬就第

免徙合浦　漢書

大司徒孔光奏隆爲冀州辜不宜處在中土免官徙合浦不甚附哀帝時莽秉政使穆侯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驅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鄉

歸故郡　後漢馮衍傳

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賊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河水溢三公黜　京房

云

三公以災異免　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以災異寇賊策免　鳴吾遂免　典略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欒巴上書欲勿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吾遂免后

官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曰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久不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錢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僚位儡其隆替名節灌以隳落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　並潘岳西征賦　謝瞻種蔥免官　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蔥免官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

憎恨破甑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見桓公愧于叔達不能不恨于破甑　流汗失色　資治通鑑曰安城王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

畫衣裳為鯊甲之象　府冊

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不自得唯以諷讀為務　諷讀為務　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不原　又曰唐房元齡仕隋補隰城縣尉秦之由是坐免　秦宇文智及受陷厚恩而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制可之　思量不能出家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廢於家瑀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不能違意瑀旋踵奏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不敢久在機密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無所弘益　又曰賂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　門客受　麈頭鼠目

乃求宮 又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麤頭鼠目乃求宮及載登庸揆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匱乞食取給私書稟苑詳注曰呂胄遷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爲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

言得失黜官

韓愈集藍田縣丞廳壁記曰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承茲邑兆人達奚通妄通王氏多相率觀之僧壽豫爲坐是除名

觀王氏清歌冊府元龜曰韓僧壽爲上柱國有京

死爲牛計身見
任高不覺愚

帶階官安置

帶階官者輕似葉介詩云去國
今名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
一身輕如葉高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
名于古重于山
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黜免三

唐詩

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風昔謬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荆衰廢時所薄祇言寮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黃河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
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
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
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
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祇合事空王龍象投
新社鴛鸞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

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
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
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櫂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爲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秦
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東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
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黃庭堅跋
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
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顏
色低輜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環雄志
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

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韓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
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
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
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
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
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
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

人爲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 祭文 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 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 宣室詔入 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韓安國後起 安國下獄免官中拜梁內史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隱于田園者數年 名爲淮陽太守

原 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爲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具首服盜人妾見斬博用御禁曰願効死也 張敞 敞面上是何等瘡癘禁曰馮翊欲灑卿恥枝梧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 漢收起亡命 張敞故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 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寬憲之功 增 從祠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擾百姓坐廢于家後從上祠泰山上曰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流移之人皆不

得棄放妻妾及私通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復官召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隅不靜朕指揮邪於是起授瓜州刺史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誅之暐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瓜州刺史依舊金紫又曰明皇先人幽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興哀垂德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所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不得原然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用之會程异復起領留務乃詔禹坐叔文貶憲宗欲終斥宰相哀其才將澡濯用

無用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錫等補遠州刺史下江南圖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之食賀不能活以袂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山堂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帝惻然憐之乃召還言事無避如前

問奇類林曰唐介為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

暫著南冠蘇軾詩到頭却是隨北雁與歸休

復佩銀又曰初起湖鑿復佩銀活焦枯黃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棄瑕

録用責功補過重以才難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唐詩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凉不仕十餘年養親竈罕煬將謁吏部選寸禄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果何因憲幕嘗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註誤陷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譴究竟靡濫臧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瀟溪范參父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願鑒之萱草灘北堂俾得早言歸為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遥在望

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内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洪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黠兔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　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

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詘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絶望夏臺竟棲遲於漢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光華四極旌賢敘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驅之禮

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爲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隸餘眦背吾黃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劒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卦圓著劍木弦弓之射大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